

海

夢陔堂文集卷八

江都黃承吉著

跋沈與九所得米氏女墓誌銘唐石

近年吾揚頗得唐石梅君蘊生得貞元間田侁碑予爲題七言長句今又見米氏女墓銘爲沈君與九所得者予不識沈頃羅君茗香轉爲屬題諦玩之竊謂此碑乃尤合爲唐石石中文字其適稱乎唐世者有三端焉一其云終於揚州江陽縣按江陽爲貞觀十八年江都析置之地是其縣正自唐始一其稱米氏九娘子按娘子之稱初見於唐書平陽昭公主及貴妃楊氏傳是其名

又正自唐始一米姓爲唐以前所未見明人作尙友錄以後漢書黨錮傳八及爲米楷者誤實朱楷也劉夢得有與歌者米嘉榮詩夢得以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終於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尙書年七十二卒而其與米詩云一別嘉榮三十載則其詩諒作於太和開成之間其時距會昌不遠正與米女同時米女之父當必視嘉榮加長碑中父諱某雖漫漶不可識然碑已實舉其名則米氏之始見於文字而傳於今日者未能或之先矣且嘉榮固歌者而米女蓋出清門其九娘子之名昭然尙在則謂米氏之名傳於今者自米女始可也娘子在唐爲

重稱非可媿視此三者乃唐石而適權輿於唐事者爲之著出以見此石雖誌一女子而足以資考證致可寶也

唐故米氏貞女墓誌銘

并序

米氏九娘子其先□□□郡人也□父諱 米氏卽公之室女貞潔端□於家孝行幼女聰明□生與之柔順和睦□母外親族無不欽傳愛敬立身閨室令則高門備禮於家孝行無比何期不幸遘疾卽以會昌六年□月五日終于揚州江陽縣布政里之第享年卅有一嗚呼長及笄年未娉□字從兄親□泣血

哀號六親悲切行過傷嗟卽以當月十九日殯于城  
口弦歌坊之平原禮也恐陵谷遷故刻貞石不朽焉

銘曰

白日昭昭

青松森森

生死有限

口明恨深

容顏永隔

口名傳今

書姚惜抱先生崇祀鄉賢錄後

道光癸巳二月汪君孟慈以姚惜抱先生崇祀鄉賢錄  
垂示屬綴一辭先生學行具載錄中不贅論惟憶少時  
與先生覲接一事歲壬子偕家秋平丈李君濱石赴試  
省會時先生司鍾山書院講席秋平爲其曩時主吾郡  
講院肄業弟子往謁焉先生諮以同舍之人以予及濱  
石對問年則甫弱冠叩所學則秋平推挹過甚翼日先  
生來予兩人適外出翼日復來曰昨日之至以答舊識  
今此之造以締新知黃李二君所見殆副於所聞矣於  
是明日返謁道遠行綦憊途中三人相與歎伯樂之僕

僕以顧樾羣者若此其不憚煩也予與濱石同齒秋平長三十餘歲先生長且四十餘顧乃懇款若是至講院巽迪移晷至不忍別後遂未復值數載前感憶舊遊有懷先生暨王蘭泉先生詩都爲一目所以連類屬者予已未會試由運道歸遇蘭泉先生於衛河時偕行方君又輝艤謁之詢同舟人又輝對如秋平對先生狀蘭泉先生輒欲過艫先施予聞乃亟詣見於是劇談獎借一如金陵謁先生時是以思企之篇比附合作嗚呼回首生平若兩公高風耆宿中安可復覲今予年且駉及而耒殖荒汨無以塞先輩之望計兩先生疇昔之傾筐倒篋者非受眷逆旅之毛公仍貨得鴈門之太守也豈不愧哉若先生行成可師文美足式其表著鄉物斯可以無愧矣錄中首列令叔薑塢先生者與先生同日並榮俎豆予非熟悉唯景慕而已亦未敢加論云

書徐直生先生艾湖春泛圖後

戊戌二月徐舍人竹初自召伯埭來郡城至五月杪瀕  
還詣予奉一櫝爲令叔直生先生於嘉慶丙寅所繪艾  
湖春泛遺照云先生哲嗣來峯孝廉付予題之者爰徹  
龔而觀焉則見先生昔者當日中春樹萬家之場而意  
內塵秋風一夕之念雖烜寂互慕人情所同然亦適形  
其自足於懷累心都盡撫其僮鶴爲摩挲企歎者久之  
意將翼日作詩越三日啟而覆視盡讀其前後題辭於  
是觸及舊緒輒不自己題之近者阮相國於閏四月賦  
七言絕句二首末云圖中故友飄零盡剩我衰頽一老

夫自注圖中己未諸公皆已過去因憶己未予始與計  
偕值相國典試時予與先生同赴試先生報捷捷中子  
友以十數計而黜者且五六十人厥後諸君或顯或困  
或卑位或早卒或恬不樂仕性情風味一一咸在目前  
乃者晨星迤殘流水都逝從前得失往如煙雲緬相國  
辭得不爲之增悒然而勳名學業多已各有所裁惟闕  
闕者尤可悲已又卷中七言律詩一首爲李君濱石作  
予與濱石生同歲同入學弱冠締爲至交晦明寒暑趨  
適不間切劘漸漬時人以黃李見稱逮予乙丑赴粵泊  
庚午歸而濱石已前一載旅卒都門蓋戊辰會試未返

浸罹變故當時爲之慟絕濱石邃於詩沒後稿失不存  
予曩惟檢得一首就爲刊附鄙集今見此作歛然如遇  
故人於縹緲之峯聲情欲出亟錄藏之夫千年化鶴詎  
謂能言卅載懸琴重疑動操適然之邁亦復隱切欷歔  
及諦觀卷首桐鄉程君所冠圖序其言謂先生身處浚  
明而欲效彼煙波釣徒甫里孤山之逸致自放於山水  
以潛其跡心知不能則隳括夫三子者之遊事逐物系  
圖以聲其慨遂以澹定之轍寫之終篇題者亦間附和  
之若有所羨噫然如予者以譎陋之故率家居三十年  
蹉跎夷猶遽至於終老非有三君鼓枻之樂適抱半生

採薪之憂所處意境彷彿入先生之圖而不能合乎先生所以製圖之趣則如程君之以斯樂爲造物所甚斲者蓋斲於仔肩盛鉅難釋之人而非斲於促膝苟安之士也抑予與竹初亦同入學又偕捷南宮竹初陟班薇郎踣踏自守計其家食且先予數年乃正日逐往來於艾湖之濱朝暉夕嵐鴛飛鶉鳴領略殆盡舉圖中凡先生所欲至不可得者而竹初胥踐之然則境固有非可概論者竹初不必圖而身攬圖中之境先生弗獲當境而至今身在畫圖意者籍咸之遊重乎懷抱不必定拘形跡而後可竹林千古邪子見圖適欲言遂書爲此更

不復作詩來峯當有以鑒之否



書某文集後

曩識一僧吾友曰樸僧也因而近之真樸僧也逾二十載遇之坐有貴人而予方罷歸僧不予識未必不予識也然後知其所以樸者如是也曩有交友察之執友也習之真執友也及予舉進士僅爲縣令友不予交然後知其所以執者如是也近聞一人吾友曰山人也卽之非山人也自顯者視之真山人也然後知其所以山人者如是也頃見某文集於是僧也真樸之於是友也真執之於是人也真山人之後之人觀之亦必真樸之真執友之真山人之矣嗚呼世之交道文章之傳信蓋如

夢陔堂文集卷八  
是夫夫交亦何常懼其不明而施於事耳吾書此以貽後人也

夢陔堂文集卷九

江都黃承吉著

我園記

丙寅春闌始至粵西登乎八桂之堂行乎五詠之野見獨秀伏波之奇卓立巖絕意必有高人君子足以彷彿其嶄秀曩者偕吾友韋君游聞道松圃李先生豫章之璞耀乎始安滅然謙淑處富貴如相忘徜徉乎韋廬逍遙乎我園賁六義而爲華縱四序以爲質良竊慕焉逮予見先生乃先生亦數顧予曰西牆之見是有待於子也頃者入其廬步其園見其詩寥然而清介然而能廉

邈然而不爲時所易循方之於前則景陽叔源抑亦有唐左司之倫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名其廬曰韋廬石曰韋石韋石者兀焉鬢鬢翮焉跼蹇產四絕中恇偃支蓋巧匠所難鑿山靈所未窺而先生摩按之顧盼之惟介石之知而曾不耀乎斯時也甫予入園見藝植之莠茸宇舍之窳窳潛躍之聲虬羅列映帶之狎獵繩紛三峯聳其陰七星峙其南灘水一碧西湖連邇舒睇斂矚間而問曰是固先生之園歟將先生之自我抑盡人而皆我歟先生曰是固我之園也我得而我之人不得而我之也我得而我之人亦得而我之也莊生

有言與乎其觚而不堅張乎其虛而不華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曰我與我周旋久是以君子之行淡而可置乃可以滯靜而不營乃可以名藐乎不知其餘乃可以守其居而道德之圖先生有金埒猗卓矣今者且少約而先生蔑如也有子過潘陸矣今者且益貴而先生末如也桂林之峯巖然獨立而不依布氣含澤哲人鍾之是園也先生得而有之我亦得而記之也

社塘登邱記

洞庭以南山多赭紫其尤炫麗者如玫瑰如丹砂莫能名也東安縣東南二十餘里地曰社塘榜人丁氏居之舟至丁告稽翼日始進余于是乎覓遊焉湘之南岸衆山巖刺叩之皆不知名惟近西一巖曰響水巖中有洞竄甚云其下恒作澎湃聲余欲徑遊之風箭箭不可濟然社塘之側望之固多山西邇數巖堂起甌立趨投之丁曰是又嶮側難進惟吾村北之崇邱可登也邱之膠葛不見其際高處皆草樹蒼翳綠盡無隙再成而下樵深蔭疎卽之則隆然赫戲垠堦豁露施而淵凹煜而墳

起盡目一赤粟淨不駁稍登益上見湘川曲流巉嶮四  
矗極東之山尤峻絕與雲俱空下視田疇丹矚萬道如  
綺如繡而巔際之蒼翳者至是土膏間出綠所不及紅  
輒錯見然後知凡前此之晦藹而無旣者率如此巔矣  
斯時也目睫交煬心神驚馳戀深暫來悵起獨見忽忽  
乎吾將行遙遙乎朋儕之不知有此境也抑吾思天下  
之境之奇微特遼絕怪異如夷堅方朔所云爲人所難  
信卽齊州之中耳目習見之地使持以告墳壚沃衍之  
人士必以爲甚言之也夫駢剛赤埴儒者可臥而知然  
料不至是予入湘見如此山多矣艫望率見表未達其

裏不知其廣且純徘徊旣久乃使人以畚載其土還舟  
搏作赤硯將歸以遺羣友而前所未遊者遂以不悔云

嵇菴記

梅君蘊生繪嵇菴之圖予既爲詩又滌石屬爲文鐫之  
古來賢達多矣君何尤慕於嵇生乎夫恬靜寡欲該通  
博覽彈琴咏詩性慎言行君之似嵇者也甚不可必不  
堪喜鍛好養生不似嵇者也奚慕之曰似者嵇之性也  
不似者非嵇之性有託焉者也託者非嵇也然則君其  
盡合乎嵇生者歟往者嵇生固慕人矣伯成子高王喬  
赤松原憲襄城童東方朔子文相如皆其所慕者也而  
當時慕之者則曰攀嵇鳳翔千仞殆不可攀也嗟嗟嵇  
生其遯世無悶者歟君生 盛時奚慕之抑亦其合乎

若人者性而已矣世猶傳廣陵散倘沿其聲而君故能之則巧越嵇心不必於元榮而可爲今之子期也前年君失怙讀叔夜思親詩往往流涕嵇菴之地君尊人所以日弄花偃息者也及憂而後嵇之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中心悲每過君家怵梧桐之聲儼然風木吾又以是得君之心而凡所謂慕者皆餘事矣嘗以覘君君曰是何忍言爰爲記之而已

梅文學塾中祀曹憲徐鉉諸公記

粵自書契肇興文象迭出取夫取賁厥誼無窮道本乎傳心事成於潤色周秦之會乃古今文字之大關鍵也蓋奧蹟之著要之至聖而止故周之後不復有經菁華之發不能隨經而終故秦漢以後不得不有文此天地自然之斷制也而暴秦燔滅陵夷適當其際浸以續微繼絕此局彌形然而文綴於經經垂於字經緯上下貫串古今舍是末由非人莫舉漢世諸儒競作簡策相承壁有古文家傳篆籀及尉律不課而書體漸繁日趨譌異其解造之尤妄者無論矣卽以近正者言之假借一

門於六書中爲用至廣然使本義無聞必至通融失據  
流而不返弊豈勝言蓋必明乎事意形聲而後可言假  
借逮於漢季雖有倉頡凡將急就元尙訓纂諸篇分陳  
義類而其究明字始統紀言原根聖立辭一歸於正則  
許氏說文之功爲鉅蓋有說文而後知古經文形聲事  
意之無窮也而後使由假借而轉注之無溷也而後當  
時之俗體可以已而不至蕃滋也而後後世雖有俗書  
可以適用而不至臆曲而致害也則其所維持者大矣  
古者六經之外更無異學自去籍之後諸子橫興言辭  
各富沿及晉宋去經日遠設令采其論說雜廁篇章以

爲程式則人心學術必至默運潛移蓋欲維繫斯文道  
在示之區別其時雖有流別善文名文集鈔文苑等諸  
家哀輯今並不傳無從知其體例若取其源出聖經流  
異子史沈思翰藻統系千秋則昭明文選之功爲鉅蓋  
有文選而後畸異之說不得竊附於斯文之絡脈也而  
後知聖經雖終有文章爲之揚厲也而後知文章之道  
必如此之典麗而鏗宏也而後後世雖有空疎率易之  
辭有識者可望洋而知返也則其所被覆者遠矣然則  
說文文選二書皆於文籍有鎔金入冶之功爲世間必  
不可無之模範幾於江河並注日月共懸而其中訓詁



音聲制度名物莫不相爲表裏蓋必如說文文選而後  
可謂之文觀其自序並發端於畫卦結繩則作者之意  
可見也顧自晉東遷以後隸楷鋪張行草日熾加以北  
朝鐫勒破體尤多洊至於唐雖習篆如陽冰猶多謬妄  
而說文之學微矣自梁簡文以後託體閭閻浸淫陳氏  
兼以北方倥偬雅道未遑雖好文如大業猶多乖盪而  
文選之學渺矣夫危而不挽墜而不修則其道將絕正  
學不湮賢者繼作曹憲由隋入唐以文選授諸生當時  
魏模公孫羅李善皆其弟子而模子景倩善子邕亦傳  
是學今他著雖佚而善注炳存訓釋精通援據浩博殆

辭家之淵藪而亦小學之津梁也則輔文選卽謂之輔  
說文可也徐鉉由南唐入宋奉詔校說文而其在唐已  
與錯暢許氏之宗旨親爲之篆鏤板行之今其兄若弟  
所作補注補音通釋及部敘通論等十篇犁然具在申  
引條達辨證詳明殆淺字之迴瀾而亦膚文之砥柱也  
則翼說文卽謂之翼文選可也然則諸君之撰述尤爲  
引木從繩世間必不可無之彙括向使其人不作則二  
書者安知不與倉頡凡將流別善文等籍同汨沒於今  
日哉夫惟有諸君維繫於前而後二書經唐宋歷元明  
燦然大著於今以副我

聖朝之文治爲其學者日進而不已也則叔重昭明暨諸君之學至今日而後盡顯也吾友梅子設帳於家恒以二書教授且以諸君皆爲吾鄉碩彥意山川靈秀於此獨鍾期於克紹前修自勉而勉其弟子乃於塾設二栗主一以奉曹氏公孫氏及魏氏李氏父子一以奉徐氏兄弟朔望瓣香祀之而屬予詳述二書並垂天壤可重之由及諸君撰述所以爲盛業不朽之故用光桑梓而仰棫楛焉故樂爲記之以見吾鄉之樸學卓然垂著於天下者其裨益爲已久也

考外祖姚公先世遺事記

先嫡母許太夫人以乾隆甲戌沒於歙之故里閱十年先大夫以甲申繼娶吾母姚太夫人於揚州母家故寶應人聞距吾母未生前將十載外祖應魁公始遷居於揚吾母以丁卯生則遷郡在乾隆初年也憶予七八歲時聞外祖言世爲寶應儒族以先代遭冤難罹不測禍涉大獄歷訟多年逮事寢後猶不能安居乃避豪而遷於此地辭甚憤惋每至忼慨泣下又聞吾母亦屢言之並謂數年前猶居城內近以終窶日甚乃又遷徙於現住官河之南岸予時幼稚聞之略不知經意而每見外

祖父母每歲必還邑掃墓又見其家有寶邑戚族一歲輒三數至意致多樸偉至今猶彷彿其概逮予約十齡時外祖父母相繼而沒無後自是不復言外家事及先母棄養後適於拜外祖墓愴思舊德因作五言律詩一首以誌不忘距今已三十餘載矣予有姨母長子母十歲聞其生時猶居寶邑徙揚後配適國子監生姜氏後予外祖之柩忽爲姨母所遷時予在粵不知其狀及歸而姨母已沒亦無後問所遷之處無人知者自是更無所謂外家事矣今老矣每念此身遭值母喪至於飯含莫視孤恩積恨並夢寐而將窮而又外家絕無嗣續之

一人可以聯情接愫徒以髫齡數語記憶胸中無從覈實迄今思維都絕葛藟胥忘撫衷何以自戢用是私心惻怛積而無告者久矣上年念及吾友劉君楚楨爲寶邑世家巨族素又熟於其鄉文獻一日與語因以幼時所聞外家遭寃罹禍之況舉以相叩冀其或可稔知楚楨遽答以聞昔有姚先生名修珩號曉嵐者嘗爲豪家所構罹大獄禍出不測然距年久遠莫知其詳亦未知其有無後人惟記王太史懋竑有爲姚氏請助啟見其自田草堂存稿中正言曉嵐之事曉嵐爲邑中詩人有盛名自被禍後詩皆散失今惟一首載於江蘇詩徵云

云據楚楨之言是寶邑實有姚氏被禍之事與外家之言正合姚氏未必有兩人遭豪害而羅大獄也乃以外祖應魁公之名告楚楨屬其俟還邑時訪之姚姓或有知者予隨取詩徵閱之見曉嵐名下注云當時與陶羲人劉鹿沙喬竹湄爲安宜四子所載伴山堂分韻五律一首蓋僅存者然未知其與外祖家相涉與否嗣楚楨還其鄉逾時而來則曰徧問姚姓無知外祖應魁之名者至曉嵐被禍事越百年近人都不深晰亦未見其有後人在邑據楚楨此次之言是不獨外祖爲人所未知卽曉嵐事亦罕知之者矣以曩事距今實遠也後楚楨

又還邑而來以此事無從詳訪不復深論而楚楨自以所輯先世暨闔族諸詩文名清芬集者示予屬爲審定予閱其中有鹿沙先生之作乃與曉嵐同爲安宜四子者因逐爲披繹內有送曉嵐答曉嵐詩又有題曉嵐獨樹草堂五律一首予讀之忽觸憶幼時習見外祖家有顏獨樹堂之小手燈宛然相合按鹿沙詩旣題曰曉嵐獨樹草堂則名獨樹者乃顯然曉嵐一人之居而非族中公共之堂名可知乃吾外祖家正以此名未必姚氏有兩獨樹堂也未必姚氏有兩遭冤被禍之家而皆名獨樹堂也予見此詩躍然而起時楚楨寓居廣陵書院

遂急往相告乃楚楨方於是晨又已還邑予歸乃復取清芬集諦觀之見其中厯敘鹿沙之交遊若喬侍讀萊王修撰式丹劉鴻臚國黻等皆其父執馮孝廉念祖喬庶常崇烈王編修懋竑等皆其唱和之同輩因就其所列諸人之科分時次一一考之計鹿沙當生於康熙十年左右曉嵐旣與同列四子其年齒自不相懸而予當七八歲時外祖年屆七十則當生於康熙五十年以前計應與曉嵐之子若姪年齒相若而被禍之事適合意外祖或卽曉嵐之子若姪歟予家無王太史白田文集及楚楨自邑復至則錄出其爲姚請助稿見示其辭云

姚曉老以英偉之材丁荼毒之運橫罹酷害真可痛悼幸蒙公明之聽得伸幽沉之寃凡我同人皆爲感泣而案牘未竟歲月方長熒熒孤嫠崎嶇奔走道路之費無所仰給仇讐已報縱九死其何辭依倚無門幾寸步之莫致望深同患慮重分憂願分東壁之光少助西江之潤向也陷胸決胆共知人有奮心今者倒廩傾困更冀克襄義舉考王太史爲康熙五十七年進士而稱曉嵐爲曉老其年齒似較曉嵐稍弱旣稱曉老揣其被禍當在雍正之時啟內云案牘未竟歲月方長則與外祖所言厯訟多年之語又合曰崎嶇奔走道路之費則其時

訟未已也曰瑩瑩孤嫠則是曉嵐有子矣吾外祖當雍正初年計不過十餘歲其稱爲孤者又合稱孤而又可以崎嶇奔走則必已近弱冠與外祖之年又合曉嵐既有子矣如果非遠避遷徙則今日寶邑正當有其後人何以舉姚氏皆不見其有後又不實知其無後若云曉嵐之孤亦無後而絕安得又與吾外祖適相同也設令曉嵐猶有後而在寶邑其罹禍雖距今久遠子孫安得不知未有不談其先祖之事以道聽於人者何至並寶邑姚姓而皆不知其人不知其事惟其不知乃可見曉嵐之後之外出而與諸姚隔絕也合諸事觀之意外祖

或卽曉嵐之子歟然而訖無明證未敢以爲信也至啟內所稱爲嫠者則必當是曉嵐之妻若非其妻嫠無可屬然必曉嵐旣死而後妻乃爲嫠細繹啟辭夫旣曰幽寃得伸則是案牘已竟矣奚又云案牘未竟旣曰仇讐已報則是可免於死矣奚又云九死何辭蓋其當時情事實有鍛鍊非常生死一息意曉嵐竟死於訟寃雖得雪而其妻若子猶牽涉無已者故雖旣嫠而猶奔走道路也不然寃雪而曉嵐生矣何嫠之有寃雪而訟解矣何孤嫠崎嶇之有若是則無論其事之爲吾外家與否卽以詩人儒士如曉嵐先生者吾輩今日聞之亦當爲

之憤切同仇而歛歛憑弔不置也嗣子買得白田集見其所撰樓邨先生行狀內云姚君曉嵐鄉里後輩嘗以詩稿屬其點定足見其詩學之深爲前輩所推重如此抑有異者當楚楨錄啟見示之日子旣熟爲往復至夜入內踟躕莫釋因設爲五闕肅立向空而祝以四闕書外祖非曉公之後僅以一闕書是其後而拈出者獨爲是後之一闕雖亦非可爲信然不可謂不異矣獨憾予少而驚外罕至性當父母在日絕不問所應知之事如外祖家事於幼聞數語外竟至意中輒不相關逮今老至乃始念及本根而爲時已晚雖隱約湊合曉嵐之事

亦無從究驗實然猶幸有鹿沙白田之詩啟爲文而藉楚楨爲獻足以相參疑信則雖不足徵而尙有能言者爾要之獄鑄奇冤豈能一族同時而兩值堂呈獨樹曷爲人謀神告之適然則予之執此以叩楚楨或者天假之歟意吾外祖殆實爲曉嵐先生之後歟昔陶公作外祖孟府君傳謂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厥後眉山蘇氏述之以記其外祖程公遺事而以文遺之程新安朱子又述之以記其外大父祝公遺事而以文遺之祝前賢於母氏之所自出肫肫不忘如是予自問生平之負母恩者實甚乃至並所生之族氏而亦不詢求所

謂凱風寒泉其思安在今日徒然追憶而虛空文字渺若雲煙卽此摭記數行亦無程視之可遺且至並無邱壟之可告劉驪何聞而隕涕羊曇無望以興哀撫躬懷悼之情未有戚於今日者也予書至此而不覺悲之至也

且齋談記

凡學莫易於詩而莫難於詩五尺童子粗知聲律開口成詠此其易也通儒文雄畢世吟哦動輒得咎此其難也夫不知其難則已知其難欲避其難而難愈甚則難之至也凡學之歧途一二而已甚者三五七八而已其所趨向者直入而已其得之也一得卽得而已惟詩則入乎此卽出乎此去其弊卽罹其弊弊無窮出入無窮卽難爲無窮卽無弊矣不難矣而得一境亦不過一境則猶是難也猶之弊也弊在入乎此而不能入乎彼設入乎彼則又已出乎彼也且得一境又不能實得一境



弊在入乎此而不能立乎此則入乎此而又已出乎彼也凡以心志音聲氣體格律神致詞采一切等況之必不能淺深高下出入進退安然犁然而各合則難之至也所以然者蓋凡學皆以樹中之一氣自拔爲千芳惟詩則以樹外千芳逗和於一樹非爲雜糅體固如斯纖忽戾宜全芳俱失此其所以難耳予於此道研究有年每有所作方自以爲無弊及逾時而觀則弊滋則不能入則入而卽出又逾時而復然然後知此事之實難而予終不得入古人之闡奧斷斷然矣故必知作詩之難而後可以觀人之詩而知其難易夫詩藝也卽道也然

道非藝不張則固有見難爲易者譬如見人彎十力弓則但曰此彎弓而已不知其乃十力也則又有見易爲難者譬如見人彎一力弓則亦曰此彎弓者也不知其僅一力也則又有覩難易而一之者譬如見人彎一力十力弓則皆曰此彎弓者也不知此一力彼十力也則又有覩難易而反之者譬如見人彎一力弓其作態轉逾十力則直曰此乃十力彼一力也不知一力之十力十力之一力也則又有就己之易以爲難者譬如見人彎一力弓而已固一力則竟曰此乃十力也不知人已之皆一力也是不獨作詩之難而辨詩之良不易也惟

其難作是以難辨惟其難辨是以難作予研究有年乃  
至今日見古人之作而猶貿然卒無以辨不過稍知其  
難及至已作則百弊滋則不能入入而卽出而終不能  
卽得而適合則難之至也夫坐昧之道浩乎無涯澄至  
之途非可企及豈作詩觀詩者之過歟良以凡學莫難  
於詩萬隙相乘何自泯其毫末一光並徹無從達以周  
流古人自立一家入此出彼尙猶有憾況其懸絕者乎  
更何有於吾輩之沾沾者乎至於爲學之道門戶習氣  
必不可存予學詩不能令人皆學詩吾輩論詩至是不  
能責學詩者之必於是已則不足何與於人鄒衍之於

天非知天也亦談之而已矣七月晦日孟瞻蘊生句生  
集予且齋所話云云爲記之如此

適館記

癸巳正月江虛竹病篤往視之其家居二郎廟前距予家幾三里一日出其門已薄暮經其街西問亭巷口有小食肆遂就飲待炬其內堂廣表丈許斜設三案可十餘座予至爲撤其二屝遂獨占主保皆殷勤雖薄饌甚潔緻茗尤甘美虛竹旋沒爲經理其喪數至卽數就飲浸習熟旬來雖無故亦詣飲所以頻詣者蘊生居探花巷距予家三里許往者每見顧歸輒深夜且獨行彼固樂就予談互砥礪予恒隱歎是肆也距其家一里予亦僅二里餘於是約其數來或縱論或持文藝相質旁故

適館記

癸巳正月江虛竹病篤往視之其家居二郎廟前距予家幾三里一日出其門已薄暮經其街西問亭巷口有小食肆遂就飲待炬其內堂廣表丈許斜設三案可十餘座予至爲撤其二屝遂獨占主保皆殷勤雖薄饌甚潔緻茗尤甘美虛竹旋沒爲經理其喪數至卽數就飲浸習熟旬來雖無故亦詣飲所以頻詣者蘊生居探花巷距予家三里許往者每見顧歸輒深夜且獨行彼固樂就予談互砥礪予恒隱歎是肆也距其家一里予亦僅二里餘於是約其數來或縱論或持文藝相質旁故

右不復徑路祠又迫蹙無憩息地以是遊者咸趨寺而止更不復右至祠而祠遂罕有知之者憶十餘載前予從雲山閣出偶詢路人以祠所則隨指道旁庖屋數椽云此卽是就眇之則隘甚一目且盡日已暝遂未之入然其地乃僅逾關廟右尙未及蓮性寺門今年春數聞同人談祠圯狀聞四月九日由湖上適之雲山閣晤雨田上人問之則云祠實半圯不葺恐將盡圯問以誰侍香火曰無之向來只一漁戶以鄰誼任爲摒擋非典守責雨田者予識之三十年關帝廟觀音堂雲山閣皆其住持以三字原相連費棟也是時予心儀詣祠以渠病

後弗克曳之偕往遂自往視前所見庖屋數椽者則門外繚以菅籬屋內有局戲雜遯聲予歎息焉意祠宇已爲鄰據忠烈主像未知有無矣兼恐其居有眷屬礙不能入悵然歸舟越日席間以語同人劉君孟瞻與聞之亦悵然又逾旬過孟瞻則告予以楊君季子前亦往視洞庭戶闐寂不見鄰據情事或先生所值偶然予領之五月八日積雨稍晴令兒子罷一日讀補五日觀競渡邀兒師錢君玉琴暨汪琴言吳竹書程堦東寅等徑先至雲山閣訊雨田以予前所見如是而季子見如是何不符雨田答鄰者固不據祠或偶然是日其病已愈因

令導往抵庫屋子意雨田方急入戒鄰乃不入竟過訝  
之復疑爲後門意雨田趨前門也俄而過蓮性寺又曲  
轉至二百餘步乃見祠則祠外有茅屋人家宛然如絕  
壑小村落祠閣榜署諡額入祠左右修竹勁茂升堂仰  
太僕像夾侍次子鳴鸞僕陳宜俱尙完好三木主列前  
不傾仄甚整飭惟兩個後樞傾毀若徹屋漏透天公長  
子鳴龍像在左上體爲雨淋沒餘肩以下及塤座木主  
移實中側而宦隅楹帖數對無懸處楚楚皮地雨田忽  
就中擎出一聯乞予觀然語低遜造次間未了其意略  
觀下聯似尋常句而上聯適玉琴東寅就看予輒置未

覩隨步右个見後壁有阮相國於嘉慶丁卯修祠石碣  
迄今蓋三十二年而棗壤垣頽幾將及半庭間立一村  
童雨田問以爾父何往答云賣魚問以郝氏後人安在  
曰在米鋪生理致劇淳愿且其態見客至屏息侍若有  
典守之責者然予至是時乃悟曩之指庫屋爲祠者實  
爲途人所給也於是出祠過茅屋人家知其卽漁者之  
居與祠絕不相擾門外婦女二三似特出看客其意境  
幾如桃花源種作男女見人驚問從來我反漁人而彼  
自爲阡陌矣不謂咫尺之間遐闕如此逮還舟觀競渡  
則鼓闐金鞞波搖旆翻假令遊衆一喧近可振動祠樾

而此填委空集者舉不知咫尺之有郝祠有漁舍則以  
凡事溺於所見卽蔽於所不見若予前日之聞博戲以  
誣鄰攘者豈非目論之過歟暮歸後檢明史及郡邑志  
閱之而辭詳莫過於晝舫錄錄中載自太僕權黃安縣  
戰績始至鳴龍輯彙衷忠錄江春募勸修祠杜甲首倡  
賦詩止凡三千六百言衷忠錄予未之見李書蓋多就  
其中錄出在太僕孤忠亮節生浩然死夷然鳴鸞陳宜  
祔祀亦俱泰然無待更爲朮說惟鳴龍以在鄉奉事祖  
母未與難太僕死事後乃銜祖母命如房厯荆門入鄖  
畱寓襄陽盡得父前後事實歸入監後粗衣蔬食絕意

仕進鄉里稱其孝友所輯衷忠錄蒐文採獻不遺餘力  
至老猶切切以弗獲從父爲恨其恨也乃諸書所未言  
而卽於其祠中楹帖見之者方予寓目後聯時玉琴東  
寅固悉記前聯舟中爲予誦之子悔不及視次日遣人  
就雨田丐來其辭句云兒不如弟兒不如僕九十四載  
虛存愧此獨少座位吾未知生吾未知死三萬六千皆  
遍願來常侍雲山乃知爲鳴龍所作雨田之愆予觀者  
以此其日九十四載虛存蓋鳴龍壽至於此而猶未卒  
故下云三萬六千皆徧謂縱百歲亦不甚遠行將死而  
待父前也雲山者雲山閣也予前一日膚視未喻其旨

此聯亦不可不傳其髹剝落當為重勒之惟是當時既少座位則後此之像又未知何時所立應俟再考是夕予又與玉琴論及郡志載太僕次女適張伯鯨長子乙酉伯鯨夫婦死難女曰吾父兄皆為國死勿可稍緩須與以汙張門遂自縊伯鯨事蹟亦具明史親串間芬彩聯合允為吾鄉之光而太僕女死舅死姑併以死父死兄雖為張婦固屬郝女大節所在僕尚可以從祀女奚不可耐旁昔王氏母儀千古猶稱郝法憑依繫屬益助兩榮異日新其祠者或勿拘文牽義而使一門輝映可乎玉琴聞而然之凡述是日謁祠暨餘論所及者如此

漁戶陸姓雨田前月已言之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顏程二君得文昌帝君陰騭文刻石移奉焦山碑

記

古碑碣出於土中者多矣蓋凡碑石當樹立時原與土  
迫近其或時日變遷泉壤移易仆而入土乃更遷更易  
則又轉而出土理所固然事無足異乃今有事實可異  
而理非固然者程小泉指揮居宅舊在左衛街之迤東  
前二載遷而稍西門前固坦達石道行者日不勝計去  
年冬值顏柳橋司馬曩居街之迤西新遷而稍東適與  
小泉衡宇相望卜宅時因當門雨輒淳潦命匠剜石治  
溝以洽比故並小泉門前治之方督視內見一石反起

陰面隱字跡且劇稠密異之趨滌濁垢審視則精鑿文  
昌帝君陰隲文一通乃知轉爲石之陽面字悉了然完  
好後有康熙壬寅年清和月浴佛日題識遂亟告小泉  
相與摩挲歎息良久以爲此篇帝訓爲賢愚婦孺所共  
頂禮何至踐巖如此此事之實足異而非理所當有與  
他碑碣之由土而出者迥殊蓋不知何時不肖工匠貪  
一石之值而忘三尺之罪於易象習坎入坎莫甚於此  
然彼正以求小得而入坎今則又正合乎祇旣平而出  
坎茲事也以坎象喻之乃實昭然若揭原委畢呈雖別  
爲形容不逮矣抑亦異也夫易聖經也記此事安用牽

涉聖經然文昌陰隲之名義實出聖經非經不明請得  
而申言之按陰隲之字出於洪範文昌之星卽是司中  
周禮以禋燎首祀乃祀夫民受天地以生之中中者於  
天爲太極於聖人爲皇極萬物非太極不生萬事非皇  
極不治洪範以天之精蘊畀人無以明之明之曰陰隲  
故曰惟天陰隲下民其主於文昌星者九疇八卦仁義  
禮樂皆天地之文一一皆由中極而出是之謂文文明  
則光昌鳳主文章故集鳴謂之歸昌惟中乃昌其在人  
極則如云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卽虞廷之昌言亦此昌  
也天地聖人非生生無以爲德是謂天地之大德曰生

故司中連屬司命生生之易統乎萬物萬物非中不生  
是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文昌卽是司中萬物非曲  
不成是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文昌一曰文曲曲爲蠶  
薄卽是蠶筐蠶吐文章以衣被萬物故文昌謂之戴匡  
天以此中界民曰陰隲而文昌卽是司乎此中故文昌  
專主陰隲陰隲以帝君主之卽中極以帝皇主之故曰  
惟皇作極曰于帝其訓曰王道王路天之陰隲非皇極  
不能體非帝訓不能明文昌繫屬之帝君卽洪範所以  
主陰隲之皇之帝之王也斗運帝車文昌輔弼是謂天  
帝運期而會昌文者精所聚昌以揚天紀其職如是則

陰隲文乃猶是于帝其訓之陰隲下民者矣其文者乃  
文昌之職也文昌爲斗魁故相傳爲魁星文昌輔北辰  
而非卽北辰所以首二三星明之曰將曰相故卽今世  
俗猶以文昌爲天樞之宰相宰以輔帝故卽主帝若夫  
帝君爲文昌之徽號乃神道後起之跡如是實則以精  
義鑄爲文昌帝君陰隲文七字字字鉤深聯貫一一皆  
根乎天道本乎聖經立乎中極其體則卽洪範之正直  
偏陂其用則卽大易之吉凶悔吝惟天有此星故庶民  
惟星惟星從風雨故禋燎祀司中司命合兼觀雨惟此  
星陰隲庶民故以文訓導庶民然則陰隲文者乃消息

體認乎洪範而成者也義至深而辭故顯主於斯民共  
牖非可外視爲別教所傳之書從來言禍福感應者悉  
備於儒書徒以文字精奧而人不察若取聖經之文言  
出之以質實要之於百姓日用則卽人無不明而福善  
禍淫之有感斯應者正在是矣此陰騭文之所以合乎  
聖道也世傳有敬信錄一書輯錄嘉言懿行多爲好善  
者所刊布而以是文及太上感應篇冠於書首太上者  
儒家之名義感應者大易之微旨禍福自召者儒書中  
之炯言不知者或視以爲道家科律而忽之已則失考  
輒反以爲我儒者也於彼道家之說何與焉卽此一端

亦人心存善去惡之障蔽故不可不明之因憶小泉初  
無嗣息以樂善故嘗印行敬信錄若干部乃於三年中  
連舉四子今皆嶷然頭角行當應魁宿紹家聲是石也  
覆沒諒不啻數十載是宅賃居亦當不下十數家而小  
泉居之遂已轉剝爲復由坎窞而離明此象在石則是  
肅又休徵在人則爲康疆逢吉小泉之伯父燮齋 封  
太史君今年八十有九矍鑠如五六十人予每至其宅  
羨其一堂藹穆淑氣相迎如影隨形之兆已見於此矣  
柳橋惟善是務令子已久登賢書于寶之盛睫前可睹  
里仁作合蓋亦天假之緣今兩君議以此石移奉焦山

精舍之巖壁用垂久遠且以存著當時鐫勒者之隱德自是菁華所洩足與周鼎並傳精采不磨且比鶴銘逾固所尤異者溯此石勒識於康熙壬寅四月八日歷一百二十載適兩君將以予斯記一併刻石計亦正當在今壬寅孟夏諏吉歲事年時月日宛然前定指期彼時銅槃照耀金塗陸離石如能言應大歡喜則又合於釋氏書所云象教陵夷仍復法輪回轉者蓋二氏指歸雖與儒異而其主於勉善則一乃此石住世百年忽又渡江一葦泥洹示現若爲假拂塵埃此則旃檀開土所力當護持供養以爲希有者已

夢陔堂文集卷十

江都黃承吉著

送蟾子文

去年見一蟾子將以詩著其異一日瀕寢率草序未竟輒置卷葉訖未系詩今又暑候蟾復來如故已淡日爰餉以有韻之文而以殘序弁焉俾覽者易明序云物有至微理非可喻丁酉六月余坐竹窗著書一蟾子相傍而息於短垣肘幾及旃密邇綦甚其始來也則驅之不逾頃復至或不驅之初不悟其不去也然積至五六日因諦觀之不去亦不動時時觀之乃終日無毫髮差子

例二更離其所逮三鼓乃至四鼓就視之皆如故是時  
惟短僮知之又四五日以告同人因率觀競以器物就  
向指畫繚繞幾及之皆如故又五六日矣異哉余終日  
云爲動作彼無不知也僮僕啟閉窗牖移飭几案彼無  
不見聞也而皆不動將以爲結幕乎則牆也且彼固不  
結幕也抑以爲布子乎不幕而何以爲孳且固不布子  
也以爲伏蟄則大火之伏而非彼之時與屋也一室之  
中彼宇宙大矣有芬楹之可依隅隙之可歸幽僻之可  
棲奚不以託足而獨於此爲不然則以爲伺食不動而  
蚊蚋何以食且食奚必於是余案空空然又何食或者

曰盲也而驗之甚明不則眩也而察之甚強百揣而莫  
知所由然曰彼恃人而遠患也然何獨彼智謂曹然罔  
覺也然何獨彼愚且物安有守靜而至於此者視其首  
恒肅然下注若匍匐則又何求於孰若而爲此態乎思  
之反覆於彼莫屬意者來剗予心鉢予目顧余之形骸  
而曾不若蟲豸之歸宿至奇極幻而將以導余之一哭  
是則吾之欲逐而難爲逐者也序至於此今戊戌五月  
復至龔誕爲常噫嘻過矣迺驅之而送以文曰

嗚呼蟾子爾來何所怪絕前年奇哉此度似歲歲兮久  
長欲與余兮偕處界惑思惟莫知其故視爾移移安能

夢隱堂文集卷一  
無語憶去年之此時爾突至今延佇初謂爾兮將行詎  
爾留兮不去迫近當筵依遲在堵影若畫成形如黏住  
余左肘兮屢揚爾側身兮不懼不畏擲揄不驚响嘔案  
撼不知幌搖不顧不動不移不飲不茹中宵往闕不越  
毫黍如斯滯淫積之晝夜始則若有猜貽繼則難爲狎  
侮浹日相傳萃觀儔侶迺嗚噓其信然爲僕姬所環睹  
作態加麾凝然愈固衆訝羣疑謂何所取將謂此種婢  
匪性原靜者自古蠨蛸從來在戶亦未幾而旋流匪如  
斯之拘阻若以隱約爲巢經營幕布豈有舍木施之白  
堊何況冬藏其來是暑闋歸去兮秋風渺無纖兮牆路

播子百千殊非此處族類旣繁曷不來聚悄獨立兮孤  
蹤卻傍人而何慕則有謂避強虞毒覲余調護患甚蜻  
蛉警逾羸蚶蓋莞爾之戲言安見人而無斃爲螻熟籌  
賓主未喻衆賓幡然向我媚譽我時著書剖析包孕欲  
達聖言以貫區宇

時解易革乃字  
至數十萬言

僉曰此格乎昆蟲滋

諸諱之談具亦有謂此精靈要我辭賦不則錫言申明  
訓詁補幽風之解說披此類之肝腑此類稱名蜘蛛爲  
伍實異名淆由來寃府蜘蛛者智譎遇物攫捕蛛者珠園  
如丸渾互旣設機以脚躡尤故曲爲僂僂此乃六書聲  
義灼著無知妄說非比介甫凡茲行與形骸屬汝躬而

何與汝則掣爾蛸容肅然蠨步自繭自眠有何網罟如  
鏡如錢迴非卷婁方廉直以自持反混誣而比數遺號  
千秋俗人迷痼幸小學之炬明恍見雲而撥霧便乞就  
彼毛詩祛將陸疏還渠長崎之真破彼爲羅之誤此皆  
前歲所言情愔我執筆以夷猶倏又衣夫絺紵爽約尋  
盟人蟲再遇今覲面以何辭勿謂微而且拒膠漆如斯  
神明可訴予轉眄以沈吟忽潛然而淚注昔聞喜母嘉  
名正爲倚閭錫予我獨何心六州自鑄一念緩歸干生  
無補羌與汝而絕緣更繞予而何苦我豈望垂我冠綬  
上我衣緒親客喜來自吉喜赴嗟本撥兮枝休那皮亡

兮毛附矧余失母之時偏吟益母之句

余在漢陽得家  
書詩云瞻隰歎

益母望枝  
慚佳其

益屈損伸爰違彖語兩字差池傷心萬古然

而茺蔚夷根鷄鳩滅羽我生不辰逢天憊怒憊何事之  
足欣豈母憂而子祐繫彼綸蠶何如此務或者皿蟲依  
然是蠱人與物而相遭極無端兮覲縷亮持贈以多懷  
訖奚關於斗籛噫嘻豪末何觀邱山何趣螻蟻何高梯  
稗何下吾與汝兮此情亦人間之所寡汝其去兮無爲  
豐蔀世無逢而不別又安論夫吾與汝饗爾斯辭爰居  
鐘鼓



謝木蘭文

亭榭春還繁葩依舊往者瑟琴靜在恒輒相於  
今此無聊謝花而已

楚館秦臺莫莫悠哉氤氳渺矣孰往奚來今茲葉落昔  
日花開花開非昔日芳色又生埃昔之玉障排空千層  
萬疊今者香塵繚地飛濤舞雪共領風融同披月澈月  
影誰憐今虧昨圓蓬萊再到問已千年悟凌波之是幻  
憫練色之非仙方憶展如其來姍然無那簾翕幔張雲  
開烟鎖胡蝶枝枝倉庚朶朶時鼎瀹以逢旃或爐熏而  
覲我百結難勝將離不可樂莫樂兮君相知行欲行兮

余未果並坐鼓簧懷人不忘友朋空谷兄弟池塘緩緩  
花開則暫遊萬里滔滔水度而大笑千場荏苒浮雲趁  
趨噩夢芎苕難栽薜蘿不種勝影沉鳴簫聲阻鳳傷心  
而鬱鬱深深回首而猶猶縱縱然而霧網常迷風鈴猶  
動兩邊綉佩瓊妍一片妝華粉重流光日流過者千秋  
繁蕤空競獨繭奚留緬瑤華而極浦隔神山於幾洲荒  
階葵槿遠道松楸試逢人於綺席當返木於虛舟雕欄  
徒寂寞長望不如休

江虛竹傳

虛竹名振華字獻猷江都監生子妻弟也子見之甫舞  
勺蚤樸訥惇愿積四十餘載雖至戚非歲時不多見相  
沿跡疎今死矣顧轉習其一一行誼子自悔脫略然大  
都知之不傳之弗釋也死之後益徵諸人證其遺事偉  
矣子瞿然矣不傳之人弗釋也虛竹四歲先岳漪塘公  
入宦垣省先太岳瑤圃公暨太岳母未就養虛竹寢長  
在諸孫中事尤謹先岳母嬰腸漉日下血困牀第二紀  
子每就視見虛竹恒在側供儲侍治鍼液及大故哀毀  
過人先岳之奔喪歸也遂不出家食久虛竹定省罔弗

敬慎逮岳病且革火逆上舌糜至廢食不能藥虛竹計窮蹙獨踞樓面神几晝夜籲請代子室人事後溯之子始知一日子往叩疾岳口噤良久忽蹇澀彊作聲一語未竟虛竹淚矢射掉首疾趨去仆闕上幾絕如是及居憂悲戚狀則子所目見者先岳沒家已不裕閱數載兄綸沛亦沒食指繁湊內外贖畫虛竹獨當之室且罄而人弗知子亦弗知率恒常視之以故跡疎子室人雖間及之亦弗晰乃子室與虛竹於同氣中最相洽其家匱乏兩弗肯置齒子固不足沾勾之然視彼豐而彼絕口不言嗇卽之但醇和近年子始詞測窘致蓋彼惟恐覆

餽百計維護至不得已肘見乃稍稍聞於吾耳遇綦艱心劇苦品劇峻曩不之知無異乎右軍之平平於惰鑿矣前年馬蓬灣決鍾明府往治子薦虛竹從所植工不糜一薪不私一錢及還賑幼梵音寺以虛竹監衆嬰如得父母多感泣一點豎年十一至一夕三行竊衆將扶之虛竹曰恐孤長吏保息意逐之而已此雖片行然彼無位施於公者僅可知其人以故明府與接未久重之踰生平虛竹與人交落落穆穆勿隨勿拒家庭有不能堪飲之克己以幹之恐聞於人見善譽見過不毀慊慊焉恒若不足近子又聆得數件庶幾矜式焉此其未沒

夢溪堂文集 卷一  
前子意中所歸美者也沒後往視斂值方文學文伯與  
論之文伯曰是十年前汪君蔚伯言之矣江某所謂孝  
友睦嫻任恤者也予曰信然乎曰予垂髫交虛竹稔蔚  
伯語不虛此徵之人言者矣予尋虛竹舊事忽憶先岳  
殯既室人歸言虛竹刲股療治者語久隔在彷彿間而  
予室先虛竹逝隨入內詢之家人則曰固實有此方病  
時藥不能投則牒股肉置香案默禱數四是日藥竟進  
而夜夢神語之曰休矣無益也訖不效此恭人涕泣言  
之者明日適戚友數輩來話如其狀且謂虛竹生前諱  
之此證諸實行者矣子乃益忖之曰然則虛竹固賢者

而非僅自好之士矣虛竹以道光十三年正月後子室  
五十四日亦暴卒其姊弟皆善人悲夫戚友因言及其  
兄綸沛當母沒時固刲股事在虛竹前七年非常奇行  
同懷踐之難矣哉子與君家戚私而行公不述之後將  
泯焉綸沛名恩詔亦國子監生也

同年任君傳

任君名輝字右庭安徽寧國府旌德縣人慤愿君子也  
憶予自嘉慶戊午舉於鄉於君爲同年以與君距遠比  
時未獲相見後予凡三赴會試每至都無多日就摒擋  
試事試畢則師友舊識輒與往來酬酢亦無多日前二  
次報罷遂出都以故與諸同譜之素未熟習者皆罕會  
晤晤亦不過一二次諸同譜情狀亦復如是逮予乙丑  
獲售榜後居京師更兩月餘不售者乃又已出都蹤跡  
之左大率以此由是都不甚記憶於君亦然予宦粵六  
年以庚午歸迄今又二十九載未復出而今距戊午且

四十二年當時舊誼已晨星落落矣今年七月忽君次  
子文燮世講介友來謁並呈君行略乞言爲傳予就閱  
見所錄君之年齒因切詢君容貌行止言頃而予乃憶  
及君鬚稍黃面瘠頰近赤樸易和藹爲鄉長者狀予口  
述文燮聞之果然然後知君乃實予日中所見而意中  
卽信其爲慤愿之士已久者也及通觀其行略無多辭  
益信其言之實其略謂君自幼攻苦勤讀事親盡孝品  
行方正鄉里莫不加敬如是質直數語餘惟述君生於  
乾隆丁卯以丙申入學嘉慶戊午食餼卽於是年登賢  
書赴禮部試三次戊辰歿於京師年六十二先是因抱

病三場未竟而頭場已中式亦僅如是質敘之語予諦  
聽之覺其非有片辭加飾而文燮口稱九齡而孤痛先  
君子遠歿京師飯含莫視殯殮未親先君之匱賴父執  
劉豹人孝廉襄助歸里先君容像幸先母朱生母王暨  
先兄文璽想憶追繪今文燮痛恨罔極莫酬惟以幼稚  
所見及母兄族戚鄉里所言者不能備更不敢沒哀綴  
鮮淺敬求大筆代識俾先君得垂不朽區區之心如是  
是以亦不敢稍溢一辭以聞於長者言畢幾至泣下予  
因思其所筆者簡則其言可信其情愴然而悲則其言  
可信而予就其言以還憶昔者所見君樸實和藹之狀

則其言益可信然則君真慤愿君子矣君自己未至戊辰五科三赴會試予中間壬戌未赴試戊辰又已宦粵前四科中予赴三次而君止兩次則予與君入都相左之日多是以相見僅一二次宜乎記憶之難然已見一二次又雖難而猶可記憶也文燮以幼孤不能習舉子業而勉自樹立猶捐從九品職銜今服賈於揚州甚俊偉侗儻君可云有後矣君有三孫皆能讀書異日紹君之業大君之門閥則固君之孝行篤義所當食報於來茲者予以遲暮觸及舊誼慨念東隅思之靡已且予世故歛人與君爲鄉里比鄰是以衷懷益親爰就文燮所

言所筆及子髣髴記憶君之大槩者爲之傳略如此時道光戊戌十月也

興安縣岳王廟碑文

鄂王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史論尙矣而班師之象學幾  
聖賢昔魏絳引罪在躬以敬無犯陳湯策勲蓋世於義  
猶干人臣惟知有君無二道也前者委曲請命乞追曹  
成蓋鑒於張琪楊勅之流服而猶叛况成方未肯遽屈  
進趨廣西討成則內寇可除二廣可輯王之志也高宗  
倉皇渡江封圻裂絕所存者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  
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當建炎紹興之際地之沒  
入金齊及爲金齊所蹂躪出入者勿論矣試以十五路  
校之其間將士返戈盜賊喋刃何地不然惟廣南西路



訖爲靖謐蓋適然由於地勢補救豫於人爲當時鋒鏑靡常戎馬互被如趙萬徐明陳通邵青等寇則禍於兩浙西路矣陳新苗傅范忠楊倬等寇則禍於兩浙東路矣戚方崔增王宗石張琪等則江南東路矣馬進邵友李敦仁宋破壇等則江南西路矣李成薛慶祝友張榮等則淮南東路矣丁進劉文舜鄺瓊劉忠等則淮南西路矣鍾相楊華趙延壽馬友等則荆湖北路矣杜彥劉超孔彥舟貴仲正等則荆湖南路矣張員葉濃范汝爲廖公昭等則福建路矣西蜀成潼夔利四路雖竊發者寡然史斌王闢桑仲郭希迭犯興金均房之間而金人

深入金牛顯然荼毒廣南東路則李冬至二吳忠陳容黎盛後先蠡起乃曹成由沅鄂以進道郴復趨連賀賀旣陷矣則桂興靈荔之交勢將立潰然則當日之大庇斯土俾天下擾攘之餘惟廣西終不致亂者非王其誰歟夫然後孚號靜江升州爲府也子屏跡庠隅式親廟貌馨香明德寤寐繹思邑之人胼蠻趨承深懷仰止而不知王之遺澤倒戈擊櫟視伏波武襄爲尤勩焉爰爲溯厥功勤臚陳世會斯宇也肇控嶺表載輸湘源列檻凌空層桴躡外有殿別崇象教而王則拯患度人矣於樓更祀藥王而王則勝殘醫國矣兼施實濟豈不茂哉

文學數輩手金陀一編低徊慨注屬予辭將爲勒垂予  
言硜硜不欲移之他所者以王之功德在斯而予曾吏  
是疆亦睠睠於神民歆答之有自也

先考通奉府君暨先妣許姚兩太夫人合葬墓誌

銘

先世斷自葉令代可數稽香公九葉至積公晉太興中  
爲新安太守卒官葬郡之姚家墩後就蕃衍日盛郡人  
遂稱爲黃墩傳十一世德公唐總章中御史中丞長子  
昂公爲芝黃石嶺以下諸派之祖季子璋公由黃墩遷  
黃屯爲吾派世居潭渡之祖故今潭渡承敘昭穆溯自  
璋公爲第一世始祖府君系次在三十四世而承吉三  
十五世也始居潭渡者爲璋公之曾孫芮公以純孝著  
見唐書孝友傳父沒由黃屯西渡潭水廬墓終身子孫

從徙於是故名潭渡在官謂之孝行里自唐以上譜牒至重惟歛所界宗祧特詳固成俗本於人情且聚族因乎地勢也吾家世未離歛代爲達人府君曾祖景巡公敦德篤行所在多利濟事蹟與景瑄公一名生世所傳通儒白山先生者爲從兄弟嘗受其學見推於時以孫沛任雲南遊擊

誥贈通議大夫祖克輓本名軾公自幼隨父客漢陽會值里議修譜以加繫排行字有同名者故一名克輓公因並用焉性孝友兄弟四人獨身任艱鉅晚年至因公憂卒以承吉候選道加三級

馳贈通奉大夫父修溥公邑庠生爲歛儒宗多所著述詳載郡邑兩志品詣之重遠近矜式學者至今稱伊在先生

誥贈通奉大夫府君以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二日生於里中時家尙饒裕楚中故張典折閱年十五遵祖命前往試習作勞與他人子弟等而什一浸以日削踰年祖卒又二載竟不支負責且數萬由是舉家躡屩四散修溥公倉猝來揚州棲止一族家訓讀府君尋蹤至方戀少侍旋爲主人子蹂躪而去自是府君蹤跡承吉茫昧弗獲深悉以承吉生時府君年已五十往事府君皆

夢溪堂文集 卷一  
語弗詳承吉詢請弗摯後乃追悔不及惟聞府君出揚城涕泣發憤過仙女廟遇婺源客某語相洽有攀緣入黔市木之舉間談述黔滇風景間關跋涉其事蓋在二十以後而吾先長姊長兄生於戊辰己巳其時府君年二十七八則離黔以後而又住里中也承吉前母許太夫人沒於甲戌時府君年三十三逮府君四十三始在揚繼娶吾母姚太夫人蓋府君至揚未次借箸鹽筴當在四十以前而承吉亦不確知爲何歲迄今思之嗚呼悲矣府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三先兄德煦旋奉櫬歸里與許太夫人合厝

於歛西鄉之富亭山越八載姚太夫人沒厝於揚州北郭之童家套嗣是承吉宦歸三十年未復仕歲月多暇乃迄未葬親遷延罪戾抑有所由然者吾家居歛千五百歲之久府君又念切先隴且旣歸安敢萌念復請遷出然每顧慮徽俗匪直丐地難卽得地而能長保不虞更難承吉歲時省墓難後世子孫與故鄉桑梓益隔望其歸而展祀尤恐渺漠夫越巢之鳥豈不於南而楚駕之人無如已北用是齟齬維谷踟躕遞至今日未敢斷決往往搥胸跌足而承吉老矣若更延罪將奚道於是不得已瀝與近親之從弟德蒙反覆熟籌乃定志屬情

申之公族敬謹奉迎府君暨許太夫人柩來揚州既至以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權厝西山雙墩之陽未及賻奠今筮九月二十八日屬引恭迓姚太夫人柩卽合窆於墩所坎方之正塋更輟郊原式廡窳地廣袤百餘丈未有宇屋比種松二千株後將增焉嗚呼極兩地之蒿莪根皆泗淚筆一方之楸柏壤並馨香目斷穹蒼心依厚載伏念府君一生履蹈儼然抱道懷仁於禮承吉不敢誣稱竊見居恒動止語默了無幾微理欲出入之可疑似坊表出於性成俯仰固無愧怍矣且如楚貸多鏹責在同堂後府君矢志獨償負荷赤手之

薪險阻備至所受蹂躪子訖終窶府君以先人故且厚報不衰盛德若斯何淑不逮府君諱其林公字仰岑幼時入譜原名其本公國學生

誥贈通奉大夫候選道元配太夫人許氏生於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沒於乾隆十九年七月初七日繼配太夫人姚氏生於乾隆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沒於嘉慶七年六月十一日皆

誥贈夫人子五人長德煦國學生孫必均俱故曾孫昌輔今業儒此許太夫人出也次德勳次承吉次德照德燾勳照先後出繼叔父其樺公與燾俱幼殤承吉入籍

江都嘉慶戊午科本省鄉試第一名舉人乙丑科進士  
卽補廣西興安縣知縣戊辰科鄉試同考官道光丁亥  
加捐道未赴選孫必慶捐員外郎尙幼業儒此姚太夫  
人出也嗚呼璞玉非華貞珉永栗承吉情難丐述爰躬  
自嚮壙伏粹謹爲銘曰

江夏之胄著於新安明明譜牒歷載二千由晉逮茲俎  
豆塞墳生時沒竈罔不燦懸暨於我祖世守隴阡吾父  
復來焄蒿可憐我墩我潭曷忍棄捐如何小子不能返  
旋不能體親生兮徒然每懷靡及割傷肺肝卜此宅兆  
躊躇百端吾父鑒我哀哉其難風遙木遠時極歲殫情

疚禮失疑空慕殘我生不辰南陔永夢半生呼天何有  
此痛親恩子恨膠結不動何水比深何山比重江水之  
末黃山之巔於以遠矚烟雲相連草色萬古鶴聲千年  
吾親安此日月共堅

丙申中秋日書載酒堂事

去年十二月十九東坡生日李蘭卿觀察招集三公祠之載酒堂予以事未往而觀察索詩如故以向例凡未赴其約者仍必欲得詩詩畢集而後刻每一會輒刻一冊間有三五日衆詩俱集者不過旬日卽刊傳視矣當彼時也賓主歡聯觥籌錯落湖山曠視魚鳥看吟意謂此會縱不三年亦須兩載其以兩載相期者則以蘭卿分合遷除未應久轍不則測期猶未艾耳每值一會蘭卿促詩甚急惟坡壽以逼除故詩浸遲歲內率多未就然以往例計度大約不過正月詩必集斷未有於此次

既舉後而料詩終不集者乃程廉訪靜軒忽以人日病沒會中去一人卽少一詩旋於正月下旬李觀察有奉遷山東都轉之

命會之倡率者將去卽此後將無詩然坡壽之詩計不過少靜軒一人其餘無異也卽蘭卿去後計不過又在山左泛明湖望嶽而賦詩吾鄉曩會之人無異也而其時坡壽之詩以靜軒沒故多懈作子詩至二月盡尙未成三月三日蘭卿邀集東園以修禊新題促坡壽陳事子乃先作修禊聊自塞責而坡壽仍未作四月某日靜軒出葬預日弔其家遇蘭卿時丁郎中小研在坐亦尙

未作坡壽詩者而蘭卿促子與丁詩甚切蘭卿去子與丁約至遲必於五月前半與之以佐其刻成而六月赴山左任也會至五月子方以浹日自限不更延端午日夙興忽聞有傳語蘭卿病沒者斥而拒之以予知蘭卿前一日猶見客俄而傳者疊至知其信然則大異而歎前此之度其遷除而去待其赴山左而去者皆非蘭卿之去實爲如是之大去也是日子以端午節故攜子遊桃花庵望三公祠淒然不能入湖山如故魚鳥依然賓主唱酬之歡不可復得矣越日與小研宴於他所語及蘭卿咸感惜小研復作戲語謂坡壽詩以嬾作故較省



一番心血而桃花庵三公祠之地小研實主之故又言  
詩會止輟更可減一節應酬是時小研詆態殊躍躍也  
今轉瞬至中秋於二日前聞小研病方將往視之而今  
者正以中秋日夙興忽聞小研又沒其家人走告不似  
蘭卿之傳聞而初不信也噫益大異矣是日子以中秋  
節故攜子遊東園入而淒然不能竚立回憶上巳子甫  
入園小研徘徊松下蘭卿迓於階前指點牡丹纔放一  
枝流連顧盼情景正在目前維時同人有約餞之辭蘭  
卿尙欲循故事傳花摘菡萏於載酒堂留別脫有當其  
時豫言數月之間變易至此者其誰信之抑從來耆輩

聚集往往易散如晨星昨是今非殊不足怪今則惟靜  
軒齒七十餘而蘭卿小研皆甫四十中年踵喪所以可  
異也乃三君之沒一以人日一以端午日一以中秋日  
則於控鶴之期尙見雅人餘韻去年蘭卿新築四并堂  
成自製楹帖而以四并之良辰二字冠其端意者爲之  
兆歟端午古雖惡日今亦作良辰視矣靜軒以人日卒  
而子於次日在張園觀劇蘭卿以端午卒而子遊桃花  
庵小研以中秋卒而子遊東園無乃失里殯不歌之旨  
然此三者皆豫約而三君之故不及防何其奪之速乎  
吾鄉風雅之傳治春詩社一集玲瓏山館一集題襟館

夢隱堂文集卷一  
一集今載酒堂不得謂非一集靜軒小研集於載酒堂  
者在前予於去年上巳始與斯會而會終於今年上巳  
可謂以此始亦以此終予以去年六七月與祀歐  
韓蘇三公三生日而今年見程李丁三君三卒日亦可  
謂生也榮死也哀矣故就所見記之使後之人知祝東  
坡一生日未終而三君乃值如是之三卒日亦他日之  
故事也大凡憑弔歔歔遭逢陳跡原不過出之偶然異  
日者儻有聞載酒之名以此三日而弔三君者乎則予  
言實啟之矣今夕月色皎然家人請慶中秋予竟此篇  
然後就酌乃益淒然不能自己也

書孔更生曹縣遇賊事

前十日內姪江伯庸啟予有孔君者將屬予題其更生  
之冊詢以孔君何人更生何事云是其表舅氏是冊乃  
紀昔在曹縣幕中賊斫不死事者予聞之因憶嘉慶癸  
酉九月十五日是夕皎月以予內人生辰召賓釀酒與  
諸君子抵掌迭歌酩酊後排闥陟閣觀紙蛺蝶戲縱橫  
飛舞極一時之樂越數日間京師曹滑之變卽在是口  
於是回思震歎者久之以爲世間憂樂之異如此其不  
相躡也又深悼值  
君上之憂

國家之有故曷爲適然如彼其樂乎曹邑殉節令姚君與予生同城乃夙未聆其名至是作詩記變終之曰姚強喋血連閨闈烈骨忠魂繞岱嵩蓋隱然望荷澤景山爲之式敬當時予情事如此旣而聞姚署從難多人徧邀

賜卹然未知有孔君父子被斫復生之事頃伯庸以冊至則諸詩辭輝爍已滿而汪農部孟慈題語中訝鄙人何以無一字及乃知後至之役由斯而來然以桑梓之士鐵石之遭觀歷二十六載予尙不知孔君又惡怪孔君之不知予耶孔父子相依爲姚客當賊卒至時叱降

孔反叱因是受刃死父子同狀然維時各處一室不相顧死四日父子皆忽蘇亦同狀而父數傷十二腦瀝腸見子裂脅頸後劓頰側垂一老瘍注劓之竟並得不死於是父筮名更生然更生之名父居之更生之實父子共之矣抑吾嘗謂大都傳述百善惟文章與創刃必不容僞之二者優劣洞呈完缺顯著何由而飾之所以傳更生者無俟他言今更生更死矣其子故在聞其瘞痕吻吻不爽豈不可傳歟惟溯孔君茹鋒之時正予飲麴之會以至隔之形骸浸轉爲相投今日之意氣浮雲無端奚去奚來顧予久賦悼亡是夕延賓闋不復有回

夢陽先生文集卷十一  
三  
憶癸酉之歲計曩之生而共席者惟予存乃其時死而異域者則孔君之子尙在瞑坐念之覺欣戚相蒙險夷一慨孔君烏知撫斯冊而曠然遙集者颼颼纏綿若或聲而和之誰其吹江南之洞簫孰則聽霍里之篴篥也夫時同境異觸境所以感時君如彼予適如此遂藉抒之更生初隸旗籍與姓於詩名今復孔姓子名昭本云

闈中紀事

戊辰鄉試奉調爲同考官凡入闈二十八日釋簿領而親文事遠胥吏而接有道爲入粵來未有之愉悅所歷事聊記之粵爲產桂之藪而無江浙之所謂桂者知彼以似名耳有月桂者高僅二三尺試院蓄一株方盛開衆環豔之時予以一言爲主司壽主司李心菴先生遂占二語顧予曰到處相逢偏第一不知花是爲誰開蓋予初領解會試時值李公膺收掌接予試卷而是役中丞試簾官以予名居前適與李闈中再值故云然耳予感而戲應曰第一爲誰偏到處相逢知是不開花蓋偶

觸也同考八人分居東西廡舍方入院時僕從趣行李絡繹競入各投一屋憩之無成見也是時予居東偏而西廡四君者至三日不相往來然皆平時昵友東四人方共異之奚必待先施耶予忽猛省曰誤矣何爲其然哉公等試思予四人皆進士而彼四公適舉人也意者我無心而彼不能釋乎因急往趨之渾其跡而加禮焉然後如初於此悟天下事之適然者多矣可不慎歟是科主試副者李公正則龔闇齋先生監試則汪劍潭先生合同考凡十一人性具端愿以故泯然忘形跡焉職守分意氣不分晝校文夕則迭治尊酒論文講學或至

夜分龔汪涓滴不飲而興劇豪非衆散不肯去李公嗜啜酸每以醋當酒與人角可盡一斤中秋夜宴罷主司皆寢至三鼓月皎甚予數人族談有頃李公忽興云夢中聞君等語興不可遏也徐呼茗圍坐久之移繩牀對獨秀峰觀雲月相往來微風吹袂謂此時如入廣寒宮殿間也予籤分第八房遷江林君第六房在衡鑒堂與予席相接一日忽見其閱一卷將置之而未決予借覽之曰是卷佳可元也主司亟驚問取並觀之同聲曰可元矣後竟定元蓋予無心旣見之不敢以避嫌廢公主司知予之無心故夷然見信無少蒂芥其相得如此子

夢陽堂文集 卷一  
居於東廡舍之北居雒容王君其對闕則柳城王君子  
與柳城交綦親同年也而與雒容較疎一日者予在堂  
上得一佳卷薦之矣次日天始曙臥忽不安遂起就柳  
城將與之談而柳城已腹痛如廁於是乃就雒容雒容  
案有卷一束前夕攜入房覆閱者也予取視之乃一本  
與予所薦卷雷同不失一字訝以告雒容雒容曰聽之  
可也予曰我輩爲

國家掄才冀得真士何可徇也卽詣白主司主司曰是  
卷已中矣予曰是安可以僞藉真也主司遂易之且曰  
君之不眠柳城之腹疾或者其有天平試卷每房占五

百餘數日輒閱竣各宴息矣一日予倦寢忽自惟曰人  
之所作遇我卽其通塞繫於我我忍卽安而不更爲覆  
視乎爰起詣堂時龔公獨坐堂上詢予予對以來意遂  
啟篋覆視諸落卷擇其較勝者二卷以呈龔予退龔亦  
入房寢以二卷寘案上適李公寢方興入龔房信手取  
在上一卷觀之大契賞輒著筆加點龔醒見之遂列中  
籍而在下之一卷竟不復視或者其亦天也頃榜發此  
生來謁鄭姓賀縣人九月猶縠衣蓋寒峻之尤者而賀  
邑之鄉貢則彼爲破天荒云粵西中額四十五名以八  
房計之應得六人者五得五人者三子僅薦十卷而入

穀者八主司風子撥兩卷益別房子笑答曰才不才亦  
各言其子也遂不復商榷而予一房得八人草榜既定  
李公忽疾趨至東廡顰蹙曰一事失檢省矣榜中前八  
名謂之八魁今一二三四出諸公進士之門五至八適  
皆彼四君值之固無心也奈何若更之則中丞已知榜  
定未可復易矣於是吾四人亦以前言告之相與歎異  
良久竟無如何將發榜數日衆皆閒暇柳城忽出素琴  
命其僕彈之作漁樵之音其僕乃雅客也聞之靜夜風  
生愴然自遠此時此際固自忘爲風塵俗吏矣而不知  
俗之將至也劍潭先生以紫筆書楹帖乞者紛然日揮  
灑不倦著之地上如琥珀光是行也可謂樂矣然子於  
闈中聞揚州水勢甚急每啟龍門門外人輒傳言高堰  
將覆往往驚望欲絕或有言其無患者則暫然冰釋故  
子獨有樂中之憂劍潭先生雖爲子同城人而其家無  
人在焉不憂也

祭程一亭文

維年月日江都學弟黃承吉謹再拜致祭於亡友一亭  
程君之靈嗚呼以君之篤與君之儻億君之不壽其誰  
肯信彼蒼之聰哲兮夢夢而降罰卒然而相遇兮穀令  
興儕其咤咄非人心之敢懟兮實齊足之顛蹶豐營生  
而髦秀兮羌蕙死而蘭歇噫嘻何繆斲而莫預知兮余  
不見君已二年痲而思君之恒度兮若雲靄兮月娟娟  
時寤寐以愴歎兮感誦君之佳篇忽驚遽而躍起兮謂  
君命其猶可延沫將發軔於青霓兮睨金門而投旃何  
利矢之先折兮面中正而誰射豈天心之袒篤兮乃佑



醜而去媿慙戾氣之拂人兮羌如此之大也縱九死而  
復生兮余猶惡其顛沛也伯氏之愍知兮奪精而喪魂  
傷掩面以睇余兮謂爾臭味其能援余怒夫鬼伯之爲  
虐兮欲伐魑魍使倒奔省而復自解兮坳彼黃壤兮終  
無門扈多彥之據引兮曾不得拉君而少住撫哀絃而  
歎逝兮吾將奕奕而誰訴已乎已乎芷其不可追兮疇  
知譔巔與嘯湄苟升降之不邊兮尙詔察乎予之辭上  
有諸昆兮毋言悲俯念鞠子兮勿歔歔嗚呼哀哉兮言  
盡於斯尙饗

祭汪母文

嗚呼安人其去何遄背所親愛曾不逡巡去年始肅聞  
母疾煩寒熱鍾聚首頗以帷維時我心惓恐不痊時時  
請視日造母門候焉小愈心泰以安復聞大瘳距踊則  
愴何知造物乃酷於春陽氣必達惟疾之反颺蹙逼迫  
層累舊新積日與深如賴易繚俞跗罔施和也則踈卜  
入覲女厥口盡捫邈然以逝神竟不還我聞訃音喟然  
心痠遽唁母家悲號厲天令子辟踊以手撫肝若絕旣  
蘇訴予謂言吾母之壽曾未大臻何奪之速遽終其年  
吁嗟彼蒼一何不仁人皆有母何戕予親胡不奪予而

夢陽堂文集卷一  
使母存忍獨苟延無甯算放子曰信爾子宜自寬壽之  
盈胸不可理論數已殫極疇招母魂當承母志惟立身  
先善持爾德以安九原以死傷生民無取旃子雖耨昧  
知母行全翳母之德貞靜以媪操白執杆鎔冶阻艱相  
夫克家教子能賢子登賢能厥首未冠矧復競爽雙呈  
芝蘭今雖永訣亦可以歡或者謂母乘雲上仙驂鸞駕  
鶴爲王母賓黃華彩鸞逍遙相般子曰不然子實媚諂  
死生大矣豈不痛抗藐予葭末且友後昆佇立以泣涕  
流汎瀾敬實明察蓋齊佐陳告靈無憂子克耀先母其  
艘止無厭予饋嗚呼哀哉尙饗

先府君文集十卷凡賦贊銘辨解說書序跋書後記傳  
碑文墓誌書事祭文總八十一篇不肖孤與儀徵王句  
生先生敬謹編次錄付剞劂 府君學粹於詩博大於  
文說而探蹟奧於經說百餘萬言其雜著文稿曾燬於  
火故今所輯存不得其半 府君生平潛心百家篤好  
不倦蚤年游宦晚有成書去歲春夏夷氛有警 府君  
與郡城官紳籌辦捐輸防禦局事往來鄉城感受風露  
於七月初三日告終寢室倉黃斂殯罔知所措嗣請命  
於 母劉太宜人謹取 府君著述一皆整齊刊布惟  
經說卷帙浩繁開雕尙需來歲其續刻詩集十五卷及

此集並以次告成孤露餘生遺編私守深懼名山失傳  
致 府君學殖湮沒不彰故是役也不敢後葬事而亟  
舉焉道光二十三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日孤必慶泣血  
謹識



聖